

□ 语言学研究

汉语方言中自成音节的鼻边音

杨慧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州 510000)

摘要: 本文将单独构成一个音节的鼻音、边音称为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文章对鼻边音自成音节的音值、辖字、地理分布进行了总结, 归纳了自成音节的鼻边音的来源, 并探讨了鼻边音自成音节的动因。

关键词: 鼻边音; 自成音节; 语音演变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310 (2017) 05-0063-07

壹 引言

普通话音节一般由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组成, 其中, 韵母的韵腹是音节的必有成分, 也就是说, 元音是普通话音节的必有成分(个别叹词例外, 如“嗯[m]、嗯[n]/[ŋ]”)。但是在汉语方言中, 尤其是南方汉语方言中, [m]、[n]、[ŋ]、[l]等鼻边辅音也能单独充当音节成分, 构成一个音节, 这就是自成音节的鼻边音, 也有人称之为成音节的鼻边音、声化韵、自成音节的辅音、元音化的辅音韵母或元音化的鼻辅音。

黄雪贞(1984)指出永定方言中单字音和连读音中都有自成音节的鼻音; 杨茂荣(2001)记录了高淳方言中自成音节的鼻辅音[m]、[n]、[ŋ]; 孙宜志(2002)在《安徽宿松方言同音字汇》中提到宿松方言个别字读作自成音节的鼻音[m]、[n], 还有35个字读作自成音节的卷舌边音[l]。这些学者

仅仅在单点方言研究中提到过这种现象, 至于成因和分布情况则鲜少提及。

谢栋元(2002)根据数本方言词典得出结论: [m]、[n]、[ŋ]自成音节在汉语方言中比较普遍, 不过在各方言区的分布不平衡, 总的来说, 远江方言、近江方言较多, 而官话较少, 晋语介于两者之间。他将自成音节的辖字按音值分类, 并总结出每类辖字的规律: [m]自成音节的辖字主要是否定词、称谓词、语气词三类, [n]自成音节的辖字主要是第二人称代词“你”, [ŋ]的辖字则较多(如“五”“吾”等)。他赞同王力(1985)所提出的“元音脱落导致声化韵”, 并指出, 这跟鼻音的响音性、久音性也有关系, 不过他并未解释元音为什么会脱落呢。谢栋元提到了鼻音自成音节分布的地理差异, 但没有提及结论的具体依据。

前人的研究材料要么局限于一点一地, 要么是

收稿日期: 2017-04-28

基金项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青年项目“安徽石台方言古全浊声母读音研究”(12Q42)。

作者简介: 杨慧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方言学、地理语言学、语言资源等。

来自不同时间、不同记音标准、不同范围的各类方言词典，不太有可比性。另外，边音也有自成音节的，是否跟鼻音自成音节性质相同？鼻边音自成音节在汉语方言中有多普遍？具体地理分布是怎样的？分为哪些类型？成因是什么？这些都尚待研究。

贰 分布

根据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汉语方言地图

集数据库”930点的材料（以下除特别说明之处，使用材料均来自“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有[ŋ mn l l̥ n̥]（详见表1），涉及40个字：“磨、米、母~妈、妈~、舅~、木、泥、梨、立、力、儿、二、肉、瓦、鱼、五、牛、洞、舍、换、汗、恨、黄、红、远、王、盐、影、门、万、问、银、硬、暗、音、安、恩、雨、芋、余、尔第二人称、近指、远指、唔否定词”。

表1 鼻边音自成音节举例

音值	点数	分布
[m]	273	浙江瑞安、广东从化、东源：“五”；安徽绩溪、泾县、山西襄垣：“母”
[n]	138	安徽屯溪、休宁、浙江遂安：“五”；安徽绩溪、黄山、浙江黄岩、建德：“二儿”
[n̥]	3	江苏高淳、通州、广东仁化：“尔”
[l̥]	1	湖南绥宁：“银”
[ŋ]	334	江西高安、福建连城：“五”；江西安远、永新、湖南安仁：“鱼”；浙江苍南吴、奉化：“儿”；浙江三门、仙居：“二”；湖南湘乡、安仁、广东潮阳：“黄”
[l]	5	河南嵩县：“儿、二”；青海西宁市：“立、力”；四川平昌：“儿、二”；江苏泰兴：“梨”；浙江临海：“儿”（[l]、[n]两读）
[l̥]	20	冀、豫、鲁、晋17点：“儿二”；重庆武隆、浙江武义：“儿二”（[l̥]、[ɔ̃]两读）；宿松：“儿二余雨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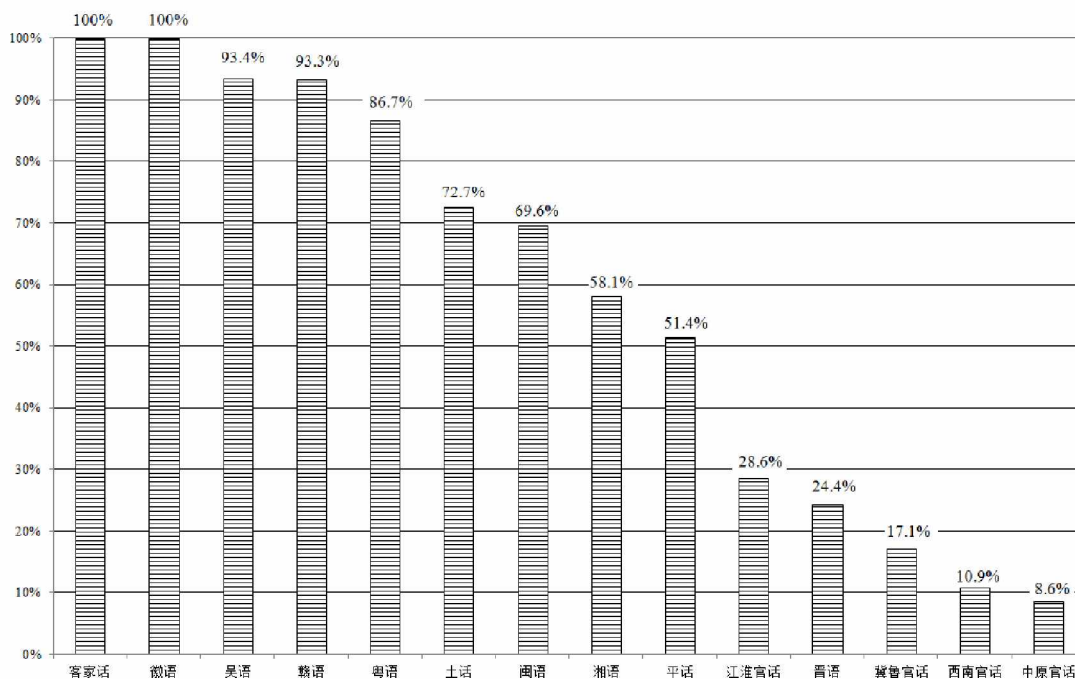
有鼻边音自成音节现象的点多达512个，占到了调查点的一半以上（详见《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第119幅图“自成音节的鼻边音”）。鼻音[m]、[n]、[ŋ]自成音节较为普遍：[ŋ]自成音节的点占全国的35.9%以上，[m]次之，接近29.4%，[n]自成音节的点则占全国的14.8%。边音自成音节少得多：其中[l̥]自成音节的点仅20个，[l]自成音节的点仅5个。[n̥]、[l̥]自成音节的点微乎其微，只有4个。

[m]、[n]、[ŋ]自成音节集中分布在南方的方言区和官话（如西南官话）区，少数分布在中间地带的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区，极少数分布在北方的晋语区（襄垣“母”[m]）和官话区（冀鲁官话唐海“木”[m]）。边音[l̥]、[l]自成音节的

点少而集中，基本都是北方的晋语区和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区的点，少数是中间地带的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区，极少数为南方的方言（吴语临海“儿”[l]、武义“儿二”[l̥]、徽语宿松“儿二余雨芋”[l̥]）区和官话区（西南官话武隆“儿二”[l̥]）的点。[n̥]、[l̥]自成音节的点少且分散。

存在鼻边音自成音节的点，在非官话方言区的比例按由高至低依次排列为：客家话、徽语>吴语>赣语>粤语>土话>闽语>湘语>平话>晋语；在官话方言区的比例按由高至低依次排列为：江淮官话>冀鲁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值得一提的是，江淮官话的点，鼻边音自成音节的比例高过晋语。详见图1。

图1 存在鼻边音自成音节的点在各方言区中的比例



叁 鼻边音的来源

王力(1985)认为鼻音自成音节是“元音脱落的结果”，谢栋元(2002)也赞同这样的说法，并补充这跟鼻音的响音性、久音性有关。笔者认为把“鼻边音自成音节”解释为“音节中其他音素脱落的结果”可能更全面一点。因为音节脱落的不止元音，可能还有辅音，如湖南湘乡、安仁、广东潮阳的“黄”读[ŋ]。

鼻边音是承袭自中古音的鼻边音声母或韵尾，类似的情况在方言中很常见。如来自原声母如：浙江丽水、龙游的“磨”[m]；义乌“瓦”[ŋ]；江苏泰兴“梨”读[l]；来自韵尾的如：湖南江永“暗”[ŋ]；湖南安化“恨”[n]。

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是否都来自中古音的鼻边音声母或者阳声韵尾呢？从“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单字音材料来看，未必全是这样。因为相关的辖字有中古声母既非鼻边音，韵母也不为中古阳声韵的字，如“雨、芋、余”[ɥ]。这些字的鼻边音是从哪里来的？

第一种情况是折合。如浙江武义的“儿儿童”读[l]。“二”“儿”读[l]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冀晋鲁豫四省，武义与这些点并不连片。南方方言中止撮开口三等拼日母一般不读卷舌元音韵母，武义除了

“二”“儿”读[l]，其他字的声母和韵尾都没有读[l]的，所以应该是折合官话的结果。

第二种情况是增生。增生的原因可能是元音高化、擦化。

安徽宿松的“余雨芋”读[l]。“余雨”今读自成音节的鼻边音仅出现在宿松。宿松方言中，遇撮合口三等读[ɥ]，中古的云以母今一般读[Ø]，也有舌叶浊擦音[ʒ]的读法（云[ʒɛn]、远[ʒɛn]、园[ʒɛn]），这里的[ʒ]是在[Ø]的基础上增生的。据《安徽宿松方言同音字汇》，读[l]的还有“吕如孺乳儿二贰而耳饵入日玉於淤迂郁于宇禹羽域与誉预豫逾愉喻裕役疫”，分别来自遇合三、止开三、深臻开三入声和曾梗合三入声，包括日、疑、影、云、以五母。宿松周边的方言“於淤迂郁于宇禹羽域与誉预豫逾愉喻裕役疫”一般为零声母，韵母为圆唇的高元音[y]或卷舌高元音[ɥ]，[ɥ]是高元音韵腹的摩擦化、卷舌化的结果。安徽宿松的“余雨芋”读[l]是高元音韵母擦化后增生擦音声母。

语流音变也可能造成鼻边音的增生。如浙江17点“芋”今读自成音节的鼻音[n]或[ŋ]，其中在安吉、长兴、崇德、富阳、临安、上虞、桐乡、武康、萧山、余杭读[n]；在湖州市[n]、[ŋ]两读；在奉化、鄞县、镇海读[ŋ]；在慈溪、余姚[ŋ]、[ŋ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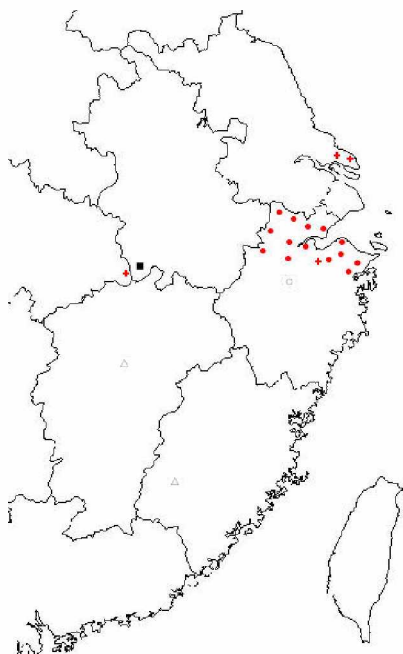
两读。这些点的其他云以母字都读浊喉擦音[ɦ]，所以并不是元音高化前化的结果。这些点“芋头”都称“洋芋茛”，“洋”收后鼻尾，“茛”为前鼻音

声母，“芋”被两面夹击，于是增生鼻音，接着韵母被吞并，最后变成自成音节的鼻音。

表2 浙江17点“芋余雨”的读音

点	安吉	长兴	崇德	慈溪	奉化	富阳	海盐	湖州市	临安
芋	n	n	n	ɦy~ŋ	ŋ	n	n~y	ŋi ŋ~n	n
雨	i	i	i	ɦy	ɦy	y	y	i	y
余	ɦi	ɦi	ɦi	ɦy	ɦy	ɦy	ɦy	ɦi	ɦy
点	上虞	桐乡	武康	萧山	鄞县	余杭	余姚	镇海	
芋	n	n	n	n	ŋ	n	ɦy~ŋ	ŋ	
雨	ɦy	i	i	ɦy	ɦy	i	ɦy	ɦy	
余	ɦy	ɦi	ɦi	ɦy	ɦy	ɦi	ɦy	ɦy	

图2 “芋”今读鼻边音声母或鼻边音韵母的分布



“芋”读鼻边音声母或鼻边音韵母分布

- 鼻音声母自成音节
- ◆ 鼻音声母
- 边音声母自成音节
- △ 边音声母
- 鼻音韵尾

肆 自成鼻边音的动因

鼻音具有响音性、久音性等“类元音”的特质，使其“独立门户”有了可能，但问题是音节中的其他音素为什么会脱落？

自成音节的辖字按频次高低排列如下：五³⁰⁶>母^{~妈、姆、舅}²⁰⁶>唔^{否定词}¹⁴⁵>尔^{第二人称、近指、远指}¹⁴⁴>鱼¹¹⁵>儿⁹⁷>二⁶³>黄⁴³>芋¹⁸>红¹⁵>木¹¹>安¹⁰>磨⁹、影⁹>银⁷>王⁶>暗⁵、泥⁵>恩³>万²、牛²、含²、恨²、换²>门¹、米¹、梨¹、力¹、立¹、洞¹、汗¹、肉¹、瓦¹、问¹、

盐¹、音¹、硬¹、余¹、雨¹、远¹（例字右上角上标的数字代表其自成音节的频次）。这些字都极其常用，这些字最后读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成因如下：

（一）语流音变导致

这些字一些常与别的字组合成常用词，如“母”，在很多南方方言中经常与“妈”连用，这时“母”的韵母[u]很容易受到两头[m]的“夹击”导致脱落。也就是说，语流音变有可能导致其他音素脱落，留下自成音节的鼻边音。“尔儿”在很多

南方方言中读[n]，“五”在很多南方方言中读[ŋ]，也往往是语流音变导致的。黄雪贞（1984）指出永定方言“成音节的鼻音，与别的字连着说的时候，其部位由临近的音决定”，例如“五千五百九十五”[⁵n-tsh⁵ien⁵m⁵pa⁷kiu-si⁷ŋ]”中的“五”就有[n]、[m]、[ŋ]三种读音。总的来说，自成音节的鼻音一般由后面音节的部位决定：在唇辅音前读[m hm]，在前辅音和前元音前读[n]、[hn]，在后辅音和后元音前读[ŋ]、[hŋ]，如自成音节的鼻音在停顿前，音值则由前面音节的部位决定，在前辅音和前元音前读[n]、[hn]，在后辅音和后元音前读[ŋ]、[hŋ]。

（二）音节内部音素同化或异化

而另一些字虽然单用，但是这些字的音节内部会因为同化或者异化的现象导致其他音素脱落，只留下鼻边音。

1. 同化

如浙江丽水、龙游的“磨”读自成音节的鼻音[m]。丽水、龙游的“磨”又读[mu]，这两个点明母读[m]，果摄合口一等多读[u]或[ʉ]，周边洞头、乐清瓯、桐庐、温州市、永嘉、云和6点的“磨”也读自成音节的鼻音[m]，其他点读作[m]拼后高圆唇元音，如在遂昌为[mu]，在兰溪为[mɔ]，在文成为[mo]，在武义、衢县为[muo]。浙江丽水、龙游的“磨”读[m]是后高圆唇元音在双唇鼻音声母作用下脱落的结果。此类现象在南方方言中比较普遍，北方也有极少数分布。如广东仁化、云南思茅、云南华宁、浙江洞头、浙江永嘉、安徽休宁、江苏赣榆、湖南耒阳、湖南辰溪湘、河北唐海9点的“木”读[m]（其中安徽休宁又读[mo]，河北唐海、湖南耒阳又读[mu]）；广东仁化“问”读[m]；福建永安“万”读[m]。义乌“瓦”读[ŋ]也属于这种情况。据《义乌方言研究》，义乌方言假摄字多读[ɔ]，中古疑母字在细音前今读[ŋ]，在洪音前今读[ɔ]，“瓦”在周边方言多读[ŋ]声母（兰溪[ŋua]、东阳[ŋue]、磐安[ŋue]、永康[ŋa]、武义[ŋua~ŋuo]），所以义乌早期疑母字拼洪音应读[ŋ]声母，“瓦”今读[ŋ]是后高圆唇元音韵母在后鼻音声母

作用下脱落的结果。屏东山摄合口三等有读[ŋ]韵的（如：软[ŋj]、饭[pŋ]、园[hŋ]），云母读[h]或[ɔ]。“远”在屏东周边的高雄、台东、台中[hŋ]、[uan]两读，在花莲、嘉义、台北市、台南市、彰化读[xŋ]，在南投读[ŋ]。屏东“远”读[ŋ]是舌根擦音在后鼻音韵尾作用下脱落的结果。

2. 异化

江永咸摄开口一等字今读[ɔŋ]，影母字读[ɔ]，“暗”读[ŋ]。“暗”在周边的江华读为[uŋ]，在灌阳读[ɔŋ]，江永“暗”读[ŋ]应是后高圆唇元音在后鼻音韵尾作用下脱落的结果。江苏丹阳“换”读[ŋ]也属同一类别。丹阳匣母读[h]，山摄合口一等字韵母读[ɔŋ]（如：官[kɔŋ]、宽[khɔŋ]、缓[ɔŋ]），声母、韵腹、韵尾部位都比较靠后，后高圆唇元音和浊喉擦音在后鼻音作用下脱落，最后只剩下后鼻韵尾自成音节。同属此类的还有：湖南安仁、浙江义乌、广西资源、广西阳朔“王”读[ŋ]；广东潮州“恩”读[ŋ]；广西阳朔、义乌“黄”读[ŋ]；江西南丰“洞”[ŋ~hŋ]；平话临桂“红”读[ŋ]；广西资源“含”读[ŋ]；闽语35个点（汕头市、潮阳、澄海、惠来、揭东、陆丰、南澳、普宁、饶平、潮州、安溪、德化、惠安、晋江、南安、泉州市、同安、长泰、南投、大田、永春、厦门市、沙县、莆田、仙游、彰化、台北市、高雄、花莲、台东、嘉义、屏东、台南市、台中、云林）以及湖南资源、安仁“黄”读[ŋ]。

冀晋鲁豫四省17个点“儿”“二”读自成音节的[l]（其中山东新泰的“儿”、河北冀州的“二”、河北隆尧、山东成武的“二”“儿”[l]、[ɔr]两读）。冀晋鲁豫四省相应点的止摄开口三等字与知系相拼时为[l]，日母（非止开三）今在洪音前为[ʒ]，在合口呼前读[ʒ]或[l]，在细音前读[ɔ]，周边方言“儿”“二”读[lɔ]、[ɔl]或[ʒl]，跟周边大部分地区[ʒl]变成[lɔ]不一样，这17点的“儿”“二”今读自成音节的[l]是[ʒl]演变的另一条路径，即卷舌韵母被卷舌边音异化后脱落，过程应为[ʒl]-[l]-[l]。

表2 冀晋鲁豫四省17点“儿”、“二”读自成音节的[l]

河北永年: 兒 l、二 l	河南鲁山: 兒 l、二 l	山东成武: 兒 l~ər、二 l~ər
河北赞皇: 兒 l、二 l	山东聊城市: 兒 l、二 l	山东新泰: 兒 l~ər、二 l
河北武强: 兒 l、二 l	山东滕州: 兒 l、二 l	河北冀州: 兒 l、二 l~ər
河北平山: 兒 l、二 l	山西左权: 兒 l、二 l	河北隆尧: 兒 l~ər、二 l~ər
河南鹤壁市: 兒 l、二 l	山西平定: 兒 l、二 l	
河南滑县: 兒 l、二 l	山西长子: 兒 l、二 l	
河南获嘉: 兒 l、二 l		

重庆武隆也有类似于北方方言“二”“儿”读[l]的现象。虽然武隆其他字的声母和韵尾都不读[l]，并且与“二”“儿”读[l]的主要地区（北方的冀晋鲁豫四省）相隔较远，但是武隆方言属于官话，而且“二”“儿”另一个读音是[ər]，所以应该跟冀晋鲁豫四省方言一样，属于异地同变。

（三）擦化

如江苏高淳“米”读[m]。高淳的蟹摄开口四等韵母一般为[i]，明母读[m]。元音擦化在这一带较为普遍，高淳的元音也有摩擦化的迹象，如遇合三韵母为[u]，止摄开口三等字韵母也擦化了，“皮”读为[pfizi¹¹]。“米”在高淳周边的安徽当涂[mi¹]，在繁昌读[mij]，在溧水读[mi¹]，在稍远的通州、丹阳读[mi²]，以通州为例，通州所有的[i]、[ĩ]韵母在与双唇音、舌叶音和零声母相拼时，韵母会舌面化，带有[j]或[z]的色彩。元音不断前化、擦化，最后彻底脱落，就变成了自成音节的[m]，过程可能[mi]—[mj]—[m]或[mi]—[mi²]—[mi²]—[mj]—[m]。江苏高淳“米”读[m]是韵母擦化后在双唇鼻音作用下脱落的结果。通州“尔”读[ɳ]属于同一类别。通州所有的[i]、[ĩ]韵母在与双唇音、舌叶音和零声母相拼时，韵母会舌面化，带有[j]或[z]的色彩，通州的日母在今齐齿呼和撮口呼前多读[ɳ]，也有读[sɳ]的，还有读[ɳ]、[ɳ]和[θ]的，元音不断前化、擦化，最后彻底脱落，就变成了自成音节的[ɳ]。同属此类的还有浙江临海、湖南洞口、安徽泾县、浙江泰顺吴语“泥”也读[n]；高淳“儿”“二”读[ɳ]；广东仁化“二”“鱼”读[ɳ]；湖南绥宁“银”读[ɳ]。西宁深曾撮开口三等入声读[j]（急[tɕj]），来母一般读[l]（拉[la]、

蓝[la]、老[lɔ]、雷[lui]、梨[lɛ]、连[liɛ]、莲[liɛ]、林[liŋ]、六[liw]、龙[luəŋ]、聋[luəŋ]、路[lv]、绿[liw]、乱[luā]、弄[luəŋ]）。此外，“力立”在周边的门源、同仁读[lj]，在乐都“力立”都读[lɳ]，在湟源“力”[lɳ]、[l]两读，由此可见，青海西宁的“立力”读[l]（²）也是韵母擦化，在边音作用下脱落的结果。泰兴止开三有读[j]的（衣[zj]），来母读[l]。此外“梨”在周边的东台读[nl]，在江都读[li¹]，在丹阳读[li²]，在扬中、如皋读[li]。由此可见，泰兴“梨”读[l]同样是韵母擦化，在边音作用下脱落的结果。

（四）其他方言的影响

如浙江武义的“儿儿童”读[l]。南方方言中止撮开口三等拼日母一般不读卷舌元音韵母，武义其他字的声母和韵尾都没有读[l]的，所以“二”“儿”读[l]，应该是受其他方言影响的结果。

余论

一个音节里有鼻边音成分，音节中的非鼻音成分脱落，于是形成了自成音节的鼻边音。鼻边音都是响音，发音时声带振动，发音持久，且不爆破，能覆盖声调，在语图上呈现出浊音横杠和共振峰，表现与元音一致，与其他辅音不同。作为具有元音性质的特殊辅音，具备单独构成一个音节的条件。

目前，大家都把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放在韵母表里，事实上，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来源有多种，演变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目前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法是否妥当，有待商榷。

注释：

（1）本文中使用的方言材料大部分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谨此致谢。

(2) 据《[m] [n] [ŋ]自成音节说略》，西宁还有“荔犁理礼利例”读[l]，“绿驴吕旅”读[lʷ]。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Z]. 北京：商务印书馆.

方松熹. 2000. 义乌方言研究[M]. 浙江：浙江省新闻出版局.

黄雪贞. 1984. 永定（下洋）方言自成音节的鼻音[J]. 方言（1）.

雷 励. 2010. 湖南安化方言中的自成音节[n]略论[J]. 怀化学院学报（1）.

雷 励. 2010. 湖南安化界牌话同音字汇[J]. 毕节学院学报（1）.

李 荣. 1997. 汉语方言中当“你”讲的“尔”（上）[J]. 方言（2）.

李 荣. 1997. 汉语方言中当“你”讲的“尔”（中）[J]. 方言（3）.

孙宜志. 2002. 安徽宿松方言同音字汇[J]. 方言（4）.

吴宗济. 1985. 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栋元. 2002. [m] [n] [ŋ]自成音节说略[J].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

杨茂荣. 2001. 高淳方言中自成音节的鼻辅音[m] [n] [ŋ]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

王 力. 1985. 汉语语音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Nasal and Lateral Acting as Syllables Independently in Chinese Dialect

YANG Hui-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phenomenon that the nasal and lateral acting as syllables independently is not rare in Chinese diale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is kind of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cluding the sound, the relate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ts origin, reason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Key words: The nasal and lateral; independent syllables; phonetic change